

傷寒來蘇全集

傷寒附翼卷之下

慈谿 柯琴 韵伯編

崑山 馬中驎 花較

陽明方總論

陽明之病在胃實當以下爲正法矣然陽明居中諸病
咸臻故治法悉具如多汗無汗分麻黃桂枝在胸在腹
分瓜蒂梔豉初鞭燥堅分大小承氣卽用汗吐不三法
亦有輕重淺深之不同也若大煩大渴而用白虎瘀血
發黃而用茵陳小便不利而用猪苓停飲不散而用五

谷食穀欲吐而用茱萸等法莫不各有差等以暴喻之
發汗是先着湧吐是要着清火是穩着利水是閒着溫
補是忍着攻下是末着病至於攻下無別着矣故汗之
得法他着都不必用其用吐法雖是奇着已是第二手
矣他着都非正着惟攻下爲煞着亦因從前之失着也
然諸法皆因清火而設則清火是陽明之上着與

梔子豆豉湯

梔子甘草豆豉湯

梔子生薑豆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枳實

厚朴

梔子乾姜湯

梔子蘖皮湯

梔子甘草

蘖皮

此陽明半表裡湧泄之和劑也少陽之半表是寒半裡是熱而陽明之熱自內達外有熱無寒故其外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或目痛鼻乾不得眠其內症咽燥口苦舌胎煩躁渴欲飲水心中懊憹腹滿而喘此熱半在表半在裏也脈雖浮緊不得為太陽病非汗劑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則不當下法當湧泄以散其邪梔子苦能泄熱寒能勝熱其形象心又赤色通

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症豆形象腎又黑色入腎製而爲豉輕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濁邪上出於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裡之煩熱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陽之病發心脾已上諸症是心熱不是胃家熱卽本論所云有熱屬臟者致之不令發汗之謂也若夫熱傷氣者少氣加甘草以益氣虛熱相搏者多嘔加生姜以散邪此可爲夾虛者立法也若素有宿食者加枳實以降之地迥不通者加大黃以潤之此可爲寔熱者立法也叔和用以治太陽差後勞復之症誤甚矣如妄下後而心煩腹滿起臥不安者是熱已入胃便不當吐故去豉心熱未

解不宜更下故只用梔子以除煩佐枳朴以泄滯此兩
解心腹之妙定小承氣之變局也或以丸藥下之心中
微煩外熱不去是知寒氣留中而上焦留熱故任梔子
以除煩用乾姜逐內寒以散表熱此甘草瀉心之化方
也若因於傷寒而肌肉發黃者是寒邪已解而熱不得
越當兩解表裡之熱故用梔子以除內煩柏皮以散外
熱佐甘草以和之是又茵陳湯之輕劑矣此皆梔子湯
加減以禦陽明表症之變幻者夫梔子之性能屈曲下
行不是上湧之劑惟豉之腐氣上薰心肺能令人吐耳
觀瓜蒂散必用豉汁和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梔矣觀梔

子乾姜湯去豉用姜是取其橫散梔子厚朴湯以枳朴
易豉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義舊本二方後俱云
得吐止後服豈不謬哉觀梔子栝皮湯與茵陳湯方中
俱有梔子俱不言吐又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則梔子
之性自明矣

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此陽明瀉泄之峻劑治邪結於胸中者也。胸中爲清虛之府三陽所受氣營衛所由行寒邪凝結於此胃氣不得上升內熱不得外達以致痞鞭其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寒格於上也寸脈微浮寒束於外也此寒不在營衛非汗法所能治因得酸苦瀉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中氣得達胸中之陽氣復肺氣之治節行痞鞭可得而消也瓜蒂色青象東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發之機能提胃中陽氣以除胸中之寒熱爲吐劑中第一品然其性走而不守與梔子之守而不走者異故必得

穀氣以和之赤小豆形色象心甘酸可以保心氣黑豆
形色象腎性本沉重微熟而使輕浮能令腎家之精氣
交於心胃中之濁氣出於口作爲稀糜調服二味雖快
吐而不傷神奏功之捷勝於汗下矣前方以梔子配豉
此方以赤豆配豉皆以形色取其心腎合交之義若夫
心中溫溫欲吐復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以不
腹滿不得爲太陰病但以欲寐而知其爲少陰病不在
上焦而在胸中亦有可吐之理矣夫病在少陰當補無
瀉而亦有可吐可下之法者以其實也實在胸中可吐
實在胃府當下此皆少陰陽明合併之病是吐下二法

仍屬陽明也如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心下滿而煩飢
不能食者是厥陰陽明合病病本發於厥陰而實邪結
於陽位急則治其標亦當從陽明湧吐之法矣餘義見
製方大法

甘草乾姜湯

芍藥甘草湯

二方爲陽明半表半裏症候服桂枝之變症而設也桂枝湯本爲中風自汗而設若陽明病汗出多微惡寒而無裏症者爲表未解故可用桂枝湯發汗其脈遲猶中風之緩與脈浮而弱者同義若但浮之脈在大陽必無汗在陽明必盜汗出則傷寒之脈浮而自汗出者是陽明之熱淫於內而非太陽之浮爲在表矣心煩是邪中於膺心脈絡小腸心煩則小腸亦熱故小便數微惡寒而腳攣急知惡寒將自罷跌陽脈因熱甚而血虛筋急故腳攣也此病在半表半裏服梔鼓湯而可愈反用桂

枝攻表汗多所以亡陽胃脘之陽不至於四肢故厥虛
陽不歸其部故咽中乾嘔吐逆而煩躁也勢不得不用
熱因熱用之法救桂枝之誤以回陽然陽亡實因於陰
虛而無所附又不得不用益津斂血之法以滋陰故與
甘草乾姜湯而厥愈更與芍藥甘草湯腳伸矣且芍藥
酸寒可以止煩斂白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可以解煩
和肝血而緩筋急是又內調以解外之一法也

仲景回陽每用附子此用乾姜甘草者正以見湯明之
治法夫太陽少陰所謂亡陽者先天之元陽也故必用
附子之下行者同之從陰引陽也陽明所謂亡陽者後

天胃脫之陽也取甘草乾姜以回之從乎中也蓋桂枝之性辛散走而不守卽佐以芍藥尙能亡陽乾姜之味苦辛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同陽然先天太少之陽不易回回則諸症悉解後天陽明之陽雖易回旣回而前症仍在變症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蓋脾主四肢胃主津液陽盛陰虛脾不能爲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孿急用甘草以生陽明之津芍藥以和太陰之液其腳卽伸此亦用陰和陽法也或因姜桂之遺熱致胃熱而詁語少與調胃承氣以和之仗硝黃以對待姜桂仍不失爲陽明從乎中治之法只以兩陽合明之

位氣血俱多之經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與他經亡陽調理不同耳。甘草乾姜湯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補中芍藥甘草湯減桂枝之半用其和裡不取其攻表是仲景加減法之隱而不宣者

白虎加人參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

外邪初解結熱在裏表裏俱熱脈洪大汗大出大煩大渴欲飲水數升者是陽明無形之熱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也蓋胃中糟粕燥結宜苦寒壯水以奪土若胃口清氣受傷宜甘寒瀉火而護金要知承氣之品直行而下泄如胃家未實而下之津液先亡反從火化故妄下之後往往反致胃實之責內經所謂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反厚者是已法當助脾家之濕土以制胃家燥火之土炎經曰甘先人脾又曰以甘瀉脾又曰脾氣散津土歸於肺是甘寒之品乃土中瀉火而生津夜之上

劑也石膏大寒寒能勝熱味甘歸脾性沉而主降已備
秋金之體色白通肺實重而含津已具生水之用知母
氣寒主降味辛能潤泄肺火而潤腎燥滋肺金生水之
源甘草土中瀉火緩寒藥之寒用爲舟楫沉降之性始
得留連於胃粳米稗穡在甘培形氣而生津血用以奠
安中宮陰寒之品無傷脾損胃之慮矣飲入於胃輪腠
歸肺水精四布煩滯可除也更加人參者以氣爲水母
邪之所處其氣必虛陰虛則無氣此大寒劑中必得人
參之力以大補真陰陰氣復而津液自生也若壯盛之
人元氣未傷津液未竭不大渴者只須滋陰以抑陽不

必加參而益氣若元氣已虧者但用純陰之劑火去而氣無由生惟加人參則火瀉而上不傷又使金能得氣斯立法之盡善歟此方重在煩渴是熱已入裏若傷寒脈浮發熱無汗惡寒表不解者不可與若不惡寒而渴者雖表未全解如背微惡寒時惡風者亦用之若無汗煩渴而表不解者是麻黃杏子甘草石膏症若小便不利發熱而渴欲飲水者又五苓猪苓之症矣若太陽陽明之瘧熱多寒少口燥舌乾脈洪大者雖不得汗用之反汗出而解陶氏以立夏後立秋前天時不熱爲拘悞人最甚烏知方因症立非爲時用藥也

竹葉石膏湯

竹葉
半夏

石膏
麥冬

人參
粳米

甘草

此加減人參白虎湯也三陽合病脈浮大在關上但欲睡而不得眠合目則汗出宜此主之若用於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則謬之甚矣三陽合病者頭項痛而胃家寔口苦咽乾目眩者是也夫脈浮爲陽大爲陽是三陽合病之常脈今在關上病機在肝胃兩部矣凡胃不和則卧不安如肝火旺則上走空竅亦不得睡夫腎主五液入心爲汗血之與汗異名同類是汗卽血也心主血而肝藏血人卧則血歸於肝目合卽汗出者所有相火竅閉則火無從泄而不得歸肝心不得主血

故發而爲汗此汗不由心故名之爲盜汗耳此爲肝害
故用竹葉爲引導以其秉東方之青色入通於肝大寒
之氣足以瀉肝家之火用麥冬佐人參以通血脈佐白
虎以回津所以止盜汗耳半夏稟一陰之氣能通行陰
之道其味辛能散陽蹠之滿用以引衛氣從陽入陰陰
陽通其卧立至其汗自止矣其去知母者何三陽合病
而遺尿是肺氣不收致少陰之津不升故藉知母以上
滋乎太陰知母外皮毛而內白潤肺之潤藥也此三陽
合病而盜汗出是肝火不寧令少陰之精妄泄旣不可
復濡少陰之津又不可 皮毛之澤故用麥冬以代

之歟

茵陳蒿湯

茵陳

梔子

大黃

太陽陽明俱有發黃症但頭汗而身無汗則熱不外越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故瘀熱在裏而渴飲水漿然黃有不同症在太陽之表當汗而發之故用麻黃連翹赤豆湯爲涼散法症在太陽陽明之間當以寒勝之用梔子栢皮湯乃清火法症在陽明之裏當瀉之於內故立本方是逐穢法茵陳秉北方之色經冬不凋傲霜凌雪歷偏冬寒之氣故能除熱邪留結栢子以通水源大黃以除胃熱令瘀熱從小便而泄腹滿自減腸胃無傷

仍合引而渴之之義亦陽明利水之奇法也

仲景治陽明渴飲有四法本太陽轉屬者五苓散微發汗以散水氣大煩燥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參清火而生津脈浮發熱小便不利者猪苓湯滋陰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湯以泄滿令黃從小便出病情不同治法亦異矣竊思仲景利小便必用化氣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氣之味故小便不利者必加茯苓甚者兼用猪苓因二苓能化氣之品而小便出於氣化矣此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論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復利小便故也斯知陽

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則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
虛更不可用明矣故以推陳致新之茵陳佐以屈曲下
行之梔子不用枳朴以承氣與芒硝之峻利則大黃但
可以潤胃燥而大便之遽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始減
黃從小便去而不由大腸仲景立法神奇匪伊所思耳

大承氣湯

大黃

芒硝

枳實

厚朴

小承氣湯

大黃

枳實

厚朴

治陽明實熱地道不通燥屎爲患其外証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日晡潮熱手足濇濇汗出或不了了其內証六七日不大便初欲食反不能食腹脹滿繞臍痛煩躁詬語發作有時喘胃不得卧腹中轉失氣或咽燥口乾心下痛自利純清水或汗吐下後熱不解仍不大便或下利詬語其脈實或潤而數者大承氣湯主之如大便秘甚者小承氣湯微和之如大便秘而證未劇者調胃承氣湯和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未能腹未

滿熱不潮屎未堅鞭初鞭後澹其脉弱或微滿者不可
用夫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故攻
積之劑必用行氣之藥以主之亢則害承乃制此承氣
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氣不傷此承氣之蟻夫方分大小
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名大承氣大黃倍
厚朴是氣藥爲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製大其服欲令
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少性緩製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
故名曰小二方煎法不同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
先煮枳朴煮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內硝者以藥之
爲性生者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硝

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緩於製劑者止以急於攻下也若小承氣則三物同煎不分次第而服只四合此求地道之通故用芒硝之峻且遠於大黃之銳矣故稱爲微和之劑

調胃承氣湯

大黃

芒硝

甘草

此治太陽陽明併病之和劑也因其人平素胃氣有餘故太陽病三日其經未盡卽欲再作太陽經發汗而外熱未解此外之不解出於裏之不通故太陽之頭項強痛雖未除而陽明之發熱不惡寒已外見此不得執太陽禁下之一說坐視津液之枯燥也少與此劑以調之

但得胃氣一和必自汗而解是與鍼足陽明同義而用法則有在經在府之別矣不用氣藥而亦名承氣者調胃卽所以承氣也經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實故氣得上下今氣之不承由胃家之熱實必用硝黃以濡胃家之糟粕而氣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推陳之中便寓致新之義一攻一補調胃之法備矣胃調則諸皆順故亦得以承氣名之前輩見條中無燥屎字便云未堅硬者可用不知此方專爲燥屎而設故芒硝分兩多於大承氣因病不在氣分故不用氣藥耳古人用藥分兩有輕重煎服有法

度粗工不審其立意故有三一承氣之說豈知此方全在服法之妙少少服之是不取其勢之銳而欲其味之留中以濡潤胃府而存津液也所云太陽病未罷者不可下又與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合觀之治兩陽併病之義始明矣白虎加人參是於清火中益氣調胃用甘草是於攻實中慮虛

桃仁承氣湯

桃仁
桂枝

大黃

芒硝

甘草

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小腹急結其人如狂此畜血也如表症已罷者用此攻之夫人身之經營於內外者氣血耳太陽主氣所生病陽明主血所生病邪之傷人

也先傷氣分繼傷血分氣血交併其人如狂是以太陽陽明併病所云氣留而不行者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血後病也若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乃太陽隨經之陽熱瘀於裏致氣沈不行是氣先病也氣者血之用氣行則血濡氣結則血蓄氣壅不濡是血亦病矣小腹者膀胱所居也外鄰衝脉內隣於肝陽氣結而不化則陰血畜而不行故少腹急結氣血交併則魂魄不藏故其人如狂治病必求其本氣留不行故君大黃之走而不守者以行其逆氣甘草之甘平者以調和其正氣血結而不行故用芒硝之鹹以軟之桂枝之辛以散之桃仁之苦之氣行血濡則小腹自舒神氣自安矣此又承氣

之變劑也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調先期作痛與經閉不行者最佳

蜜煎方

猪胆汁

經曰外者外治內者內治然外病必本於內故薛立齋於外利悉以內治故仲景於胃家實者有蜜煎胆導等法蜂蜜釀百花之英所以助太陰之開胆汁聚苦寒之津所以潤陽明之燥雖用甘用苦之不同而滑可去着之理則一也惟求地道之通不傷脾胃之氣此爲小便自利津液內竭者設而老弱虛寒無內熱症者最宜之

少陽方總論

六經各有提綱則應用各有方法如太陽之提綱主表法當汗解而表有虛實之不同故立桂枝麻黃二法陽明提綱主胃實法當下解而實亦有微甚故分大小承氣少陽提綱有口苦咽乾目眩之症法當清火而火有虛實若邪在半表則製小柴胡以解虛火之遊行大柴胡以解相火之熱結此治少陽寒熱往來之二法也若邪人心腹之半裏則有半夏瀉心黃連黃芩等劑叔和懷探仲景舊論錄其對症真方擬防世急於少陽太陰二經不錄一方因不知少陽症故不知少陽方耳

小柴胡湯

柴胡
黃芩

人參

黃芩

甘草

半夏

此爲少陽樞機之劑和解表裏之總方也少陽之氣遊行三焦而司一身腠理之開闔血弱氣虛腠理開發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邪正分爭故往來寒熱與傷寒頭疼發熱而脈弦細中風兩無開者皆是虛火遊行於半表故取柴胡之輕清微若微寒者以解表邪卽以人參之微甘微溫者預補其正氣使裏氣和而外邪勿得入也其口苦咽乾目眩目赤頭汗心煩舌胎等症皆虛火遊行於半裏故用黃芩之苦寒以清之卽用甘草之甘以緩之亦以防三陰之受邪也太陽傷寒則嘔逆中

風則乾嘔此欲嘔者邪正相搏於半裏故欲嘔而不逆
脇居一身之半爲少陽之樞邪結於脇則樞機不利所
以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食也引用姜半之辛散一以佐
柴芩而逐邪一以行甘棗之泥滯可以止嘔者卽可以
泄滿矣夫邪在半表勢已向裏未有定后故有或爲之
證所以方有加減藥無定品之可拘也若胸中煩而不
嘔若去半夏人參恐其助煩也若煩而嘔者則人參可
去而半夏不得不附矣加括實者取其苦寒降火而
除煩也若渴者是元氣不足而津液不生去半夏之辛
溫再加人參以益氣而生津液更加括實根之苦寒者

有升陰液而上滋也若腹中痛者雖相火爲患恐黃芩之苦轉屬於太陰故易芍藥之酸以瀉木若邪結於脇下而痞鞭者去大棗之甘能助滿加牡蠣之鹹以軟堅也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是爲小逆恐黃芩之寒轉屬於少陰故易茯苓之淡滲而利水若內不渴而外微熱者是裏氣未傷而表邪未解不可補中故去人參加桂枝之辛散溫覆而取其微汗若欬者是相火迫肺不可益氣故去人參所謂肺熱還傷肺者此也○凡發熱而欬者重在表故小青龍於麻桂細辛中加乾姜五味此往來寒熱而欬者重在裏故并去姜棗之和營衛者而

加乾姜之苦辛以從治柑火上逆之邪五味之酸以收肺金三之氣也合而觀之但顧邪氣之散而正氣無傷此製小柴胡之意歟是方也與桂枝湯相倣而柴胡之解表遜於桂枝黃芩之清裏重於芍藥姜蜜甘草微行辛甘發散之常而人參甘溫已示虛火可補之義且去滓再煎之法又與他齊不同粗工恐其閉住邪氣妄用柴芩而屏絕人參所以夾虛之症不能奏功反以速斃也○按本方七味柴胡主表邪不解甘草主裏氣不調五物皆在進退之列本方若去甘草便名大柴胡若去柴胡便名湯心黃芩黃連等湯矣前輩皆推柴胡爲主

治盧氏又以柴胡三生半冬配半夏爲主治皆未審本方加減之義耳○本方爲脾家虛熱四時瘧疾之聖藥餘義詳少陽病解製方大法

大柴胡湯

柴胡
黃芩

一半夏

芍藥

枳實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十餘日結熱在裏心下痞硬嘔吐下利復往來寒熱或妄下後柴胡症仍在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此皆少陽半表裏氣分之症此方是治三焦無形之熱利非治胃府有形之實邪也其心下急煩痞硬是病在胃口而不在胃中結熱在裏不是結實在胃因不屬有形故十餘日復能往來寒

熱若結實在胃則蒸蒸而發熱不復知有寒矣因往來
寒熱故倍生姜佐柴胡以解表結熱在裏故去參甘加
枳芍以破結條中並不言及大便秘而且有利症仲
景不用大黃之意晬然後人因有下之二字妄加大黃
以傷胃氣非大謬乎妄作傷寒書者總不知憑脉辨症
以用藥專以併合仲景方爲得意如加甘草於大承氣
中而各三一承氣加柴芩芍藥於承氣中而名一順氣
以爲可以代三承氣大柴胡大陷胸等湯竟不審仲景
万分大小藥分表裏設方命劑當因病入病機變遷輕
重耳豈聖賢之立方不精也須臾輩更改乎○大小柴

胡俱是兩鮮表裏之功大柴胡主降氣小柴胡主調氣
調氣無定法故小柴胡除柴胡甘草外皆可進退降氣
有定局故大柴胡無_{加減}也後人每方俱有加減豈知方
者哉

柴胡桂枝乾姜湯

柴胡 甘草

桂枝 牡蠣

乾姜 括萎根

黃芩

傷寒五六日發汗不詳尚在太陽界反下之胸脇滿微
結是繫在少陽矣此微結與陽微結不同陽微結對純
陰結言是指結實在胃此微結對大結胸言是指胸脇
痞輒小便不利者因下後下焦津液不足也頭爲三陽
之會陽氣不得降故但頭汗出半表半裏之功邪未解

上下二焦之邪熱已甚故往來寒熱心煩耳此方全從柴胡加減心煩不嘔不渴故去半夏之辛溫加括萎根以生汗胸脇滿而微結故減大棗之甘滿加牡蠣之鹹以軟之小便不利而心下不悸是無水可利故不去黃芩不加茯苓雖渴而太陽之餘邪不鮮故不用參而加桂生姜之辛陽乾姜之溫苦所以散胸脇之滿結也初服煩卽微者黃芩瓜婁之効繼服汗出周身內外全備者姜桂之功小柴胡加減之妙若無定法而實有定局矣更其名曰柴胡桂枝乾姜以柴胡症具而太陽之表猶未鮮裏已微結須此桂枝解表乾姜解結以佐柴胡

之不及耳

柴胡桂枝湯

柴胡 黃芩

桂枝 芍藥

人參 大棗

甘草 生姜

汗夏

柴胡二湯皆調和表裏之劑桂枝湯重解表而微兼清裏柴胡湯重和裡而微兼散表此傷寒六士日正寒熱當退之時尚見發熱惡寒諸表症更兼心下支結諸裏症表裏不解法當雙解之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可知支節煩疼則一身骨節下痛可知微嘔心下亦微結故謂之支結表症雖不去而已輕裏症雖已見而未甚此太陽少陽併病之輕者故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陽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陽之微結凡口不渴身有微

熱旨皆去人參此以六七日來邪雖不解而正氣已虛
故用人參以和之也外症雖在而病機已見於裏故方
以柴胡冠桂枝之前爲雙解兩陽之輕劑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 薑棗

人參 龍骨

黃芩 牡蠣

半夏 桂枝

鉛丹

茯苓

大黃

傷寒八九日不解陽盛陰虛下之應不爲過而變症蜂起者是未講於調胃承氣之法而下之不得其術也胸滿而煩小便不利三陽皆有是症而驚是本邪犯心謁語是熱邪入胃一身盡重是病在陽明而無氣以動也不可轉側是關少陽而樞機不利也此爲少陽陽明併病故取小柴胡之半以轉少陽之樞輔大黃之勇以開陽明之悶滿者忌甘故去甘草小便不利故加茯苓驚者須重以鎮怯鉛稟乾金之體受癸水之氣能清上焦

無形之煩滿中焦有形之熱結煉而成丹不特入心而安神且以入肝而滋血矣龍爲東方之神而骨具西金之體重能鎮驚亦以金令行於左而平木也蠟爲化生之物其體堅不可破其性守而不移不特靜可以鎮驚而寒可以除煩熱且鹹能潤下佐茯苓以利水又能輕堅佐大黃以清胃也半夏引陽入陰能治目不瞋亦安神之品故少用爲佐人參能通血脉桂枝能行營氣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在所必須故雖胸滿詰語而不去也此於柴胡方加味而取龍蠟名之者亦以血氣之屬同類相求耳

黃連湯

黃連 半夏

人參 甘草

桂枝

乾姜

黃連

傷寒表不發熱而胸中有熱是其人未傷寒時素有畜熱也熱在胸中必上形頭面故寒邪不得上千上焦實必中氣虛故寒邪得從脇而入胃內經云中於脇則入少陽此類是已凡邪在少陽法當柴胡主治此不往來寒熱病不在半表則柴胡不中與之胸中爲君主之官城故用半夏瀉心加減胸中之熱不得降故炎上而欲嘔胃因邪氣之不散故腹中痛也用黃連瀉心胸之熱姜桂祛胃中之寒甘棗緩胸中之痛半夏除嘔人參補虛雖無寒熱往來於外而有寒熱相搏於中所以寒熱

並用攻補兼施仍不離少陽和解之治法耳此症在太陰少陽之間此方兼瀉心理中之劑

黃芩湯

黃芩

芍藥

甘草

大棗

太陽陽明合病是寒邪初入陽明之經胃家未實移寒於脾故自下利此陰盛陽虛與葛根湯辛甘發散以維陽也太陽少陽合病是熱邪陷入少陽之裏胆火肆逆移熱於脾故自下利此陽盛陰虛與黃芩湯苦甘相濟以存陰也凡太少合病邪在半表者法當從柴胡桂枝加減此則熱淫於內不須更顧表邪故用黃芩以泄太陽之熱配芍藥以補太陰之虛用甘草以調中州之氣

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必人參以補中也若嘔是上焦之邪未散故仍加姜夏此柴胡桂枝湯去柴桂人參方也凡兩陽表病用兩陽之表藥兩陽之半表病用兩陽之半表藥此兩陽之裡病用兩陽之裡藥逐條細審若合行簡然凡正氣稍虛表雖在而預固其裏邪氣正盛雖下利而不須補中此又當着眼處○內經熱病論云太陽主氣陽明主肉少陽主胆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冬不藏精則精不化氣故先氣病次及肉之病而及胆仍自外之內此病本雖因於內而病因爲傷於寒故一病兩名耳胆汁最苦最寒乃相火中之

真味火旺之水虧胆汁上溢而口苦故用苓連之品以
滋胆汁而清相火也

大陰方總論

太陰主內爲陰中主陰最畏虛寒用溫補以理中此正法也然太陰爲開故太陰亦能中風則亦有可汗症若見四肢煩疼之表而脈浮者始可與桂枝湯發表若表熱裏寒下利清穀是爲中寒當用四逆以急救其裏不可攻表以汗出必脹滿也又惡寒汗而腹脹滿故便製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以解之太陰本無下症因太陽妄下而腹滿時痛者是陽邪內陷故有桂枝加芍藥湯之下法若病不從太陽來而腹滿時痛是太陰本病倘妄下之必胸下結硬而成寒實結胸故更製三物

白散以散之此仲景爲太陰候汗候下者立救逆法也
叔和不能分明六經之方治而專以汗吐下之三法教
人重集諸可與不可與等浮泛之辭以混仲景切近的
當之方法是點金成鉄矣

理中丸 人參 白朮 乾姜 甘草

太陰病以吐利腹滿痛爲提綱是遍及三焦矣然吐雖
屬上而由於腹滿利雖屬下而由於腹滿皆因中焦不
治以致之也其來由有三有因表虛而風寒自外入者
有因下虛而寒濕自下上者有因飲食生冷而寒邪由
中發者紀不出於虛寒法當溫補以扶胃脘之陽一理

中而滿痛吐利諸症悉平矣故用白朮培脾上之虛人
參益中宮之氣乾姜散胃中之寒甘草緩三焦之急也
且乾姜得白朮能除滿而止吐人參得甘草能療痛而
止利或湯或丸隨機應變此理中確爲之主劑歟夫理
中者理中焦此仲景之明訓且加減法中又詳其吐多
下多腹痛滿等法而叔和錄之於大病差後治黃吐一
症是豈并觀天者乎

按太陰傷寒手足自溫者非病由太陽必病關陽明此
陰中有陽必無吐利交作之患或暴煩下利或發黃便
鞭則腹滿腹痛是脾家實而非虛熱而非寒矣又當於

傷寒附錄卷一
茵陳調胃散求之

四逆湯 乾姜 附子 甘草

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二句是立方之大指脉浮爲在表遲爲在臟浮中見遲是浮爲表虛遲爲臟寒矣腹滿吐利四肢厥逆爲太陰症姜附甘草本太陰藥諸條不冠以太陰者以此方爲太陽併病立法也按四逆諸條皆是太陽壞病轉屬太陰之症太陽之虛陽留於表而不罷太陰之陰寒與外來之寒邪相得而益深故外症則惡寒發熱或大汗出身體痛四肢疼手足冷或脉浮而遲或脉微欲絕內症則腹滿腹脹下利清穀小便利

或吐利交作此陰邪猖厥真陽不歸故云逆也本方是用四物以救逆之謂非專治四肢厥冷而爲名蓋仲景凡治虛症以補中爲主觀協熱下利脉微弱者用人參汗後身疼脉沉遲者加人參此脉微欲絕下利清穀且不煩不欬中氣大虛元氣已虛若但溫不補何以救逆乎觀茯苓四逆之治煩躁且用人參其冠以茯苓而不及參則本方有參可知夫人參通而脉者也通脉四逆豈得無參是必因本方之脫落而仍之耳苗新甫用三生飲加人參兩許而駕馭其邪則仲景用生附安得不用人參以固其元氣耶叔和以太陰之吐利四逆混入

厥陰不知厥陰之厥利是木邪尅土爲實熱太陰之厥利是脾土自病屬虛寒徑庭自異若以姜附治相火豈不逆哉○按理中四逆二方在白木附子之別白木爲中宮培土益氣之品附子爲坎宮扶陽生氣之劑故理中只理中州脾胃之虛寒四逆能佐理三焦陰陽之厥逆也後人加附子於理中名曰附子理中湯不知理中不須附子而附子之功不專在理中矣蓋脾爲後天腎爲先天少陰之火所以生太陰之土脾爲五藏之母少陰便太陰之母此四逆之爲劑重於理中也不知其義者謂生附配乾姜補中有發附子得生姜而能發散附

子非乾姜則不熱得甘草則性緩是止知以藥性上論
寒熱攻補而不知於病機上分上下淺深也所以不入
仲景之門也哉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

此太陰調胃承氣之方也凡治病必分表裏而表裏偏
有互呈之證如麻黃之喘桂枝之自汗大青龍之煩躁
小青龍之欬皆病在表而夾裏症也用杏仁以治喘芍
藥以止汗石膏以治煩躁五味乾姜以治欬是於表劑
中兼治裏也若下利腹脹滿者太陰裏症而兼身體疼
痛之表症又有先溫其裏後解其表之法若下利清穀

而兼脉浮表實者又有只宜治裏不可攻表之禁是知仲景重內輕外之中更有淺深之別也夫汗爲陽氣而腰以上爲陽發汗只可散上焦營衛之寒不能治下焦藏府之濕若病在太陰寒濕在腸胃而不在營衛故陰不得有汗妄發其汗則胃脘之微陽隨而達於表腸胃之寒濕入經絡而留於腹中下利或止而清穀不消所以汗出必脹滿也○凡太陽汗後脹滿是陽實於裏將轉屬陽明太陰汗後而腹滿是寒實於裏而陽虛於內也邪氣盛則實故用厚朴姜夏散邪而除脹滿正氣奪則虛故用人參甘草補中而益元氣此亦理中之劑歟

若用之於太陽汗後是抱薪救火如此症而妄作太陽治之如水益深矣

三物白散

桔梗

貝母

巴豆

太陽表熱未除而反下之熱邪與水氣相結成實熱結胸太陰腹滿時痛而反下之寒熱相結成寒實結胸夫大小陷胸用苦寒之品者爲有熱也此無熱症者則不得槩以陽症之法治之矣三物小陷胸湯者卽白散也以其結鞭而不甚痛故亦以小名之以三物皆白欲以別於小陷胸之黃連故以白名之在太陽則或湯或丸在太陰則或湯或散隨病機之宜也貝母善開心胸鬱

結之氣桔梗能提胸中陷下之氣然微寒之品不足以
勝結鞭之陰邪非巴豆之辛熱斬關而入何以使胸中
之陰氣流行也故用二分之貝桔必得一分之巴豆以
佐之則清陽升而濁陰降結硬斯可得而除矣和以白
飲之甘取其留戀於胃不使速下散以散之比湯以蕩
之者尤爲的當也服之而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者必
利以本症原自吐利因膈下結鞭而暫止耳今因其勢
而利導之使還其出路則結鞭自散也然此劑非欲其
吐本欲其利亦不欲其過利故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
不止進冷粥一杯此又複方之妙理欲仲景每用粥爲

反佐者以草木之性各有偏長惟稼穡作甘爲中和之
味人之精神血氣皆賴之以生故桂枝湯以熱粥發汗
理中湯以熱粥溫中此以熱粥導利復以冷粥止利神
哉東垣云淡粥爲陰中之陽所以利小便則利水之劑
未始不可用也今人服大黃後用冷粥止利尚是仲景
遺意乎○此證叔和編在太陽篇中水瀝病後云寒實
結胸無熱症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按本論
小陷胸湯是黃連括婁半夏三物而貝母桔梗巴豆亦
是三物夫黃連巴豆寒熱天淵豈有可服黃連之症亦可
服巴豆之理且此外更無別方則當云三物小陷胸湯

爲散亦可服如云白散亦可服是二方矣而方後又以
身熱皮粟一段蘄之使人昏昏不辨今移之太陰胸下
結硬之後其症其方若合符然

麻仁丸

杏仁 麻仁

芍藥

枳殼

厚朴

大黃

土爲萬物之母者以其得和平之氣也濕土不能生草
木然稻藕菱芡等物亦有宜於水者若燥土堅硬無水
以和之卽不毛之地矣凡胃家之實多因於陽明之熱
結而亦有因太陰之不開者是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
故名爲脾約也承氣諸劑只能清胃不能扶脾如病在
倉卒胃陽實而脾陰不虛用之則胃氣通而大便之開

闔如故若無惡熱自汗煩躁_語滿潮熱等症飲食小

便如常而大便常自堅硬或數日不行或出之不利是

謂之孤陽獨行此太陰之病不開而穢汗之不去乃平

素之蓄積使然也慢而不治則飲食不能爲肌肉必至

消瘦而死然府病爲客藏病爲主治客須急治主須緩

病在太陰不可蕩滌以取効必久服而始和蓋陰無驟

補之法亦無驟攻之法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潤而多

脂者爲君杏仁之降氣利竅大黃之走而不守者爲臣

芍藥之滋陰欬液與枳朴之消導除積者爲佐煉蜜爲

丸少服而漸加焉以和爲度此調脾承氣推陳致新之

和劑也使脾胃更虛更實而受盛傳道之官各得其職
津液相成精血相生神氣以清內外安和形體不敝矣
右太陰五方○按諸經皆有溫散溫補法惟少陽不
用溫諸經皆有益陰燔法惟太陰忌寒涼若熱病傳
經有監乾等症仍當清火素有脾約大使不順亦當
滋陰要知製方全在活法不可執也

少陰方總論

仲景以病分六經而製方分表裏寒熱虛實之六法六經中各具六法而有偏重焉太陽偏於表寒陽明偏於裏熱太陰偏於傷寒厥陰偏於實熱惟少陽與少陰司樞機之職故無偏重而少陽偏於陽少陰偏於陰製方亦因之而偏重矣然少陰之陰中有陽故其表症根於裏熱證因於寒治表症先顧其裏熱痛多從寒治者蓋陰以陽爲主固腎中之元陽正以存少陰之真陰也其或陽盛陰虛心煩不得卧見於二三日中可用芩連者無幾耳腎本無實實症必轉屬陽明亦由少陰之虛知

其虛得其機矣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少陰主裏應無表症病發於陰藏無發熱今始受風寒
即便發熱似乎太陽而屬之少陰者以頭不痛而但欲
寐也內經曰逆冬氣而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故少陰之
發熱而脉沉者必於表劑中加附子以預固其裏蓋腎
爲坎象二陰不藏則一陽無蔽陰邪因得以內侵狐陽
無附而外散耳大太陽爲少陰之表發熱無汗太陽之
表不得不開沉爲在裏少陰之本不得不固設用麻黃
開腠理細辛散浮熱而無附子以固元氣則少陰之津
液越出太陽之微陽外亡去生遠矣惟附子與麻黃並

用內外咸調則風寒散而陽自歸精得藏而陰不擾此裏病及表脉沉而當發汗者與表病及裏脉浮而可發汗者徑庭矣若得之二三日表熱尚未去裏症亦未見麻黃未可去當以甘草之和中易細辛之辛散佐使之任不同則麻黃之勢亦減取微汗而痊是又少陰發表之輕劑矣○二方皆少陰中風托裏解外法

風本陽邪雖在少陰中而即發不拘於五六日之期用細辛麻黃者所以治風非以治寒也用附子者所以固本非熱因熱用也寒本陰邪即在太陽熱不遽發故有或未發之辭麻黃桂枝長於治風而非治寒之主劑故

主治在發熱惡寒若無熱惡寒者雖有頭項強痛之表
急當以四逆真武輩救其裏矣蓋病發於陰便已亡陽
不得以汗多亡陽一語爲談柄也○少陰製麻附細辛
方猶太陽之麻黃湯是急汗之峻劑製麻附甘草湯猶
太陽之桂枝湯是緩汗之和劑蓋太陽爲陽中之陽而
主表其汗易發其邪易散故初用麻黃甘草而取以桂
枝次用桂枝生姜而反佐以芍藥少陰爲陰中之陰而
主裏其汗最不易發其邪最不易散故用麻黃附子而
助以細辛其次亦用麻黃附子而緩以甘草則少陰中
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非必須陰出之陽而解耶然

必細審其脉沉而無裏症者可發汗即知脉沉而症爲
在裏者不可發汗矣此等機關必須看破○人皆謂麻
黃治太陽之傷寒而不知仲景用以治少陰之中風且
麻黃在太陽只服八合不必盡劑妙在更發汗則改用
桂枝在少陰始得之與二三日皆可溫服一升日三服
則湯液本草分麻黃爲太陽經藥猶掘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矣

附子湯 人參 白朮 附子 茯苓 芍藥

此大溫大補之方乃正治傷寒之藥爲少陰固本禦邪之劑也夫傷則宜補寒則宜溫而近世治傷寒者皆以寒涼尅伐相爲授受其不講於傷寒二字之名實久矣少陰爲陰中之陰又爲寒水之藏故傷寒之重者多入少陰所以少陰一經最多死症如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口中和惡寒脈沉者是純陰無陽之症方用生附二枚取其力之銳且以重其任也蓋少火之陽鼓腎間動氣以禦外侵之陰翳則守邪之神有權而呼吸之門有鎖鑰身體骨節之痛自除手足自溫惡寒自

罷矣以人參固氣生之原令五臟六府之有本一二經
脉之有根腎脉不獨沉矣三陰以少陰爲樞設使扶陽
而不益陰陰虛而陽無所附非治法之善也故用白朮
以培太陰之土芍藥以滋厥陰之木扶苓以和少陰之
水水利則精自藏土安則水有所制木潤則火有所生
矣扶陽以救寒益陰以固本此萬全之術其畏而不敢
用束手待斃者曷可勝計耶此與麻黃附子湯皆治少
陰表症而大不同彼因病從外來表有熱而裏無熱故
當溫而兼散此因病自內出表裏俱寒而大虛故大溫
大補然彼發熱而用附子此不熱而用芍藥是又陰陽

五根之理歟此與真武湯似同而實異此倍木附去姜而用參全是溫補以壯元陽彼用姜而不用參尚是溫散以逐水氣補散之分岐只在一味之旋轉歟

真武湯

附子

生姜

白朮

茯苓

芍藥

真武北方水神也坎爲水而一陽居其中柔中之剛故名真武取此名方者所以治少陰水氣爲患也蓋水體本靜其動而不息者火之用耳若坎宮之火用不宜則腎家之水體失職不潤下而逆行故中宮四肢俱病此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小使不利者由坎中陽虛下焦有寒不能制水故也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培土泄

水以消留垢故君大熱之附子以奠陰中之陽佐芍藥之酸苦以收炎上之氣茯苓淡滲止潤下之體白朮甘溫制水邪之溢生姜辛溫散四肢之水使少陰之樞機有主則開闔得宜小便得利下利自止腹中四肢之邪解矣若兼咳者是水氣射肺所致加五味之酸溫佐芍藥以收腎中水氣細辛之辛溫佐生姜以散肺中水氣而咳自除若兼嘔者是水氣在胃因中焦不和四肢亦不治此病不涉少陰由於太陰濕化不宣也與治腎水射肺者不同法不須附子以溫腎水倍加生姜以散脾濕此爲和中之劑而非治腎之劑矣若大便秘利而不利

者是胃中無物此腹痛因於胃寒四肢因於脾濕故去
芍藥之陰寒加乾姜以佐附子之辛熱卽茯苓之甘平
者亦去之此爲溫中之劑而非利水之劑矣要知真武
加減與小柴胡不同小柴胡爲少陽半表之劑祇不去
柴胡一味便可名柴胡湯真武以五物成方爲少陰治
本之劑去一味便不成真武故去姜加參芎名附子湯
於此見製方有陰陽動靜之別也

白通湯

葱白

乾姜

附子

白通加蔥汁湯

白通者通下焦之陰氣以達於上焦也少陰病自利而
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之陽虛而陰不生少火不能蒸

動其水氣而上輸於肺故渴不能生土故自利耳法當
用姜附以振元陽而不得升騰之品則利止而渴不能
止故佐葱白以通之葱白藥百方之色味入通於肺則水出高源而
渴自止矣凡陰虛則小便難下利而渴者小便必不利
或出瀉而難是厥陰火旺宜猪苓白頭翁輩此小便色
白屬少陰火虛故曰下焦虛又曰虛故引水自救曰救
者白病人之意非醫家之正法也若厥陰病欲飲水者
少少與之矣

通脉四逆湯 甘草 乾姜 附子 葱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此太陰壞症
轉屬少陰之症四逆湯所主也而但欲寐是繫在少陰
若反不惡寒或咽痛乾嘔是爲亡陽其人面赤色是爲
戴陽此下焦虛極矣恐四逆之劑不足以起下焦之元
陽而續欲絕之脉故倍加其味作爲大劑更加葱以通
之葱稟東方之色能行少陽生發之機體空味辛能入
肺以行營衛之氣姜附參甘得此以奏捷於經絡之間
而脉自通矣脉通則虛陽得歸其部外熱自解而裡寒
自除諸症無虞矣○按本方以陰症似陽而設症之異

於四逆者在不惡寒而面色赤方之異於四逆者若無
蔥當與桂枝加桂加芍同矣何更加以通脈之名夫人
參所以通血脉安有脉欲絕而不用者舊本乃於方後
云面赤色者加蔥利止脉不出者加參豈非抄錄者之
踈失於本方而蛇足於加法乎且減法所云去者去本
方之所有也而此云去蔥芍桂者是後人之加減可知
矣

茯苓四逆湯

人參

甘草

乾姜

乾姜附子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下後

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則安靜不嘔不渴無表症

脉微沉身無大熱者乾姜附子湯主之此二條皆太陽

病轉屬少陰也凡太陽病而妄汗妄下者其變症或仍

在太陽或轉屬陽明或轉係少陽或繫在太陰皆是陽

氣爲患若汗而復下或下而復汗陽氣喪亡則轉屬少

陰矣此陽症變陰陰症似陽世醫多不能辨用涼藥以

治煩躁鮮有不速其變者由不知太陽以少陰爲裏少

陰爲太陽之根源也脉至少陰則沉微邪入少陰則煩

躁煩躁雖六經俱有而兼見於太陽少陰者太陽爲真陰之

標少陰爲真陰之本也陰陽之標本皆從煩躁見煩躁

之虛實又從陰陽而分如未經汗下而煩躁屬太陽是

煩爲陽盛躁爲陰虛矣汗下後煩躁屬少陰是煩爲陽

虛躁爲陰竭矣陰陽不相附故煩躁其亡陽亡陰又當

以汗之先後表症之解不解爲之詳辨則陰陽之差多

差少不致混淆而用力始不誤矣先汗後下於法爲順

而表仍不解是妄下亡陰陰陽俱虛而煩躁也故製扶

苓四逆固陰以收陽先下後汗於法爲逆而表症反解

內不嘔渴似於陰陽自和而實妄汗亡陽所以虛陽擾

於陽分書則煩躁也故專用乾姜附子固陽以配陰二
方皆從四逆加減而有救陽救陰之異茯苓感天地太
和之氣化不假根而成能補先天無形之氣安虛陽外
脫之煩故以爲君人參配茯苓補下焦之元氣乾姜配
生附回下焦之元陽調以甘草之甘此四逆爲緩固裏
宜緩也姜附者陽中之陽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則勢力
更猛比四逆爲峻回陽當急也一去甘草一加茯苓而
緩急自別加減之妙見用方之神乎

吳茱萸湯

吳茱萸

人參

生姜

大棗

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此方主之按少陰病

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何復出治方要知欲死是不死
之機四逆是兼脛臂言手足只指指掌言稍甚微甚之
別矣岐伯曰四末陰陽之會氣之大路也四街者氣之
經絡也絡絕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合從合在肘腋之間
卽四街也又謂之四關夫四郊擾攘而關中猶固則少
陰生氣猶存然五藏更相生不生卽死少陰之生氣注
於肝陰盛水寒則肝氣不舒而木鬱故煩躁肝血不榮
於四末故厥冷木欲出地而不得出則中土不寧故吐
利耳病本在腎而病機在肝不得相生之機故欲死勢
必溫補少陰之少火以開厥陰之出路生死關頭非用

氣味之雄猛者不足以當絕處逢生之任也吳茱萸辛
苦大熱稟東方之氣色入通於肝川溫則木得遂其生
矣苦以溫腎則水不寒辛以散邪則土不壅作人參固
元氣而安神明助姜棗調營衛以補四末此撥亂反正
之劑與麻黃附子之拔職先登附子真武之固守祖稷
者鼎足而立也君命門火衰不能腐熟水穀故食穀欲
嘔若乾嘔吐涎沫而頭痛是脾腎虛寒陰寒上乘陽位
也用此方鼓動先大之少火而後天之土自生培植下
焦之真陽而上焦之寒自散問少陰之開而三陰得位
者此方是歟

方少陰十二方皆溫散溫補法

黃連阿膠湯

黃連 阿膠 黃芩 芍藥

黃連

阿膠

黃芩

芍藥

內膠烱盡少冷內鵝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此少陰之瀉心湯也凡瀉心必藉芩連而導引有陰陽之別病在三陽胃中不和而心下痞鞅者虛則加參甘補之實則加大黃下之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卧者既不得用參甘以助陽亦不得用大黃以傷胃矣用黃連以直折心火佐芍藥以收斂神明所以扶陰而益陽也然以但欲寐之病情而至於不得卧以微細之病脉而反見心煩非得氣血之屬以交令心腎甘牛之味以滋陰和陽不能使水升而火降陰火不歸其部則少陰

之熱不除鷄子黃稟南方之火色入通於心可以補離
宮之火用生者覺和取其流動之義也黑驢皮稟北方
之水色且鹹先人腎可以補坎宮之精內合於心而恆
急趨下則阿井有水精凝聚之要也與之相落而成膠
用以配鷄子之黃合其連芍藥是隆火歸原之劑矣經
曰火位之下陰精承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斯方之謂
數

猪苓湯

猪苓

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心煩不得卧是上焦實熱宜黃連
阿膠湯清之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至五六日
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虛寒宜白通湯以溫之此少陰初
病而下利似爲虛寒至六七日反見咳而嘔渴心煩不
得卧者此豈上焦實熱乎是因下多亡陰精虛不能化
氣真陽不藏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致變症見也

陰虛而不寒非姜附所宜上焦虛而非實熱非苓連

任故製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於太空元氣用以交合
心腎通虛無氤氲之氣也阿膠味厚乃氣血之屬是精

傷寒附翼

卷下

猪苓湯

四

不足者補之以味也澤瀉氣味輕清能引水氣上升滑
石體質重墜能引火氣下降水升火降得既濟之理矣
且猪苓阿膠黑色通腎理少陰之本茯苓滑石白色通
肺滋少陰之源澤瀉阿膠鹹先入腎培少陰之體二苓
滑石淡滲膀胱利少陰之用五味皆甘淡得土中沖和
之氣是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也五物皆潤下替滋陰益
氣之品是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也以此滋陰利水而升
津諸症自平矣

四逆散 柴胡 枳實 芍藥 甘草

少陰病四逆泄利下重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此方主之少陰爲水火同處之藏水火不和則陰陽不相順接四肢爲陰陽之會故厥冷四逆有寒熱之分胃陽不敷於四肢爲寒厥陽邪內擾於陰分爲熱厥然四肢不溫故厥者必利先審瀉利之寒熱而四逆之寒熱判矣下利清穀爲寒當用姜附壯元陽之本泄瀉下重爲熱故用曰芍枳實酸苦湯泄之品以清之不用芍連者以病於陰而熱在下焦也更用柴胡之苦平者以升散之令陰火得以四達佐甘草之甘涼以緩

其下重合而爲散散其實熱也用白飲和服中氣和而四肢之陰陽自接三焦之熱自平矣此症以泄利下重知少陰之陽邪內擾於陰四逆卽非寒症矣四逆皆少陰樞機無主升降不利所致只宜治下重不須兼治諸症也仲景因有四逆症欲以別於四逆湯故以四逆散名之本方有咳者加五味乾姜悸者加桂枝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俱非泄利下重所宜且五味姜桂加五分於附子加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且以散只服方寸匕恐不濟此症此後人附會可知也

猪膚湯猪膚

白蜜

花粉

少陰病多下利以下焦之虛也陰虛則陽無所附故下焦虛寒者反見上焦之實熱少陰脉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出絡心注胸中凡腎精不足腎火不藏必循經上走於陽分也咽痛胸滿心煩者因陰併於下而陽併於上承水不上承於心火不下交於腎此未濟之象猪爲水畜而津液在膚取其膚以治上焦虛浮之火和白蜜花粉之甘瀉心潤肺而和脾滋化原培母氣水升火降上熱不行虛陽得歸其部不治利而利自止矣三味皆食物不藉於草所謂隨手拈來盡是道矣

甘草湯 甘草 桔梗湯 甘草 半夏湯 半夏

桔梗 甘草

苦酒湯 半夏 鵝子 日 苦酒

四方皆因少陰咽痛而設也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故有咽痛症若因於他症而咽痛者不必治其咽如脉陰陽俱緊反汗出而吐利者此亡陽也只回其陽則吐利止而咽痛自除如下利而胸滿心煩者是下焦虛而上焦熱也升水降火上下和調而痛自止若無他症而但咽痛者又有寒熱之別見於二三日是陰火土冲可與甘草湯甘涼瀉火以緩其熱不瘥者配以桔梗兼辛

以散之所謂奇之不去而偶之也二方爲紐之輕劑以少陰爲陰中之陰脈微細而但欲寐不得用苦寒之劑也若其陰症似陽惡寒而欲吐者非甘桔所能療當用半夏之辛溫散其上逆之邪桂枝之甘溫散其陰寒之氣緩以甘草之甘平和以白飲之穀味或爲散或爲湯隨病之意也如咽中因痛而且傷生瘡不能言語聲不出者不得卽認爲熱症必因嘔而咽痛胸中之痰飲未散仍用半夏之辛溫取苦酒之酸以斂瘡鷄子白之清以發聲且三味相合而半夏戒辛烈之猛苦酒緩收斂之驟取鷄子白之潤滋其咽喉又不令泥痰飲於胸膈

也故其法以鷄子連殼置刀環中安火上只三沸卽去
滓此意在畧見火氣不欲盡出半夏之味也明矣二方
皆少少含嚥是從治緩劑按鷄卵法太極之形含陰陽
兩氣其黃走血分故心煩不卧者用之此仲景用藥法
象之義也

右少陰七方皆涼解法後二方皆溫補法

厥陰方總論

太陰以理中丸爲主厥陰以烏梅丸爲主丸者緩也太陰之緩所以和脾胃之氣厥陰之緩所以制相火之逆也觀所主諸方治手足厥冷脉微欲絕而不用姜附下利脉沉結而用黃柏心動悸脉代結而用生地麥冬總因肝有邪必當瀉無補與腎中虛陽之發當補當溫者不同耳夫三陰皆有本經之熱太陰之熱脾家實而行胃脘之陽也少陰之熱腎陰虛而元陽發越也厥陰之熱肝胆熱而沸鬱之火內熱也舉世誤於傳經熱邪之

說遇三陰熱症漫無主張見發熱脉沉者斷爲陽症見
陰脉而不治中風下利者妄呼爲漏底傷寒不明仲景
之論因不敢用仲景之方非不學無術乎

烏梅丸 烏梅 乾姜 桂枝 附子 蜀椒
黃連 黃柏 人參 當歸

六經惟厥陰最爲難治其本陰而標熱其體風木其用相火以其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卽陽之初出所以一陽爲紀一陰爲獨則厥陰病熱是少陽之相火使然也火旺則水虧故消渴氣有餘便是火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木甚則尅土故飢不欲食是爲風化飢則胃中空虛虺聞食臭則出故吐衄此厥陰之火症非厥陰之傷寒也內經曰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從隨所利而行之調其中氣使之和平是厥陰之治法也仲景之方多以辛甘甘涼爲君猶此方用酸收

之品者以厥陰主肝而屬木洪範云木曰曲曲曲直內
經曰木生酸酸入肝以酸瀉之以酸收之君烏梅之方
酸是伏其所主也佐黃連瀉心而除痞黃柏瀉腎以除
渴先其所囚也腎者肝之母椒附以溫腎則火有所歸
而肝得所養是固其本也肝欲散細辛乾姜以散之肝
藏血桂枝當歸引血歸經也寒熱並用五味兼收則氣
味不和故佐以人參調其中氣以苦酒浸烏梅同氣相
求蒸之米下資其穀氣加蜜爲丸少與而漸加之緩以
治其本也仲景此方本緩厥陰諸症之法叔和編於吐
衄條下今人不知有厥陰之三方觀其用藥與諸症符

合豈只吐蚘一症耶蚘昆虫也生冷之物與濕熱之氣相成故寒熱互用以治之且胸中煩而吐蚘而連嘔是寒因熱用蚘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餘虫之方無更出其右者久利則虛調其寒熱扶其正氣酸以收之其利自止愚按厥利發熱諸症諸條不立方治當知治法不出此方矣

當歸四逆湯

桂枝甘草

芍藥大棗

當歸

細辛

通草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

前方加吳茱萸生姜酒

此厥陰傷寒發散表邪之劑也厥陰居兩陰之交盡名曰陰之絕陽外傷於寒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手足

厥冷脉微欲絕然相火居於厥陰之藏藏氣實熱則寒邪不能侵只外傷於經而內不傷藏故先厥者後必發熱凡傷寒初起內無寒症而外寒極盛者但當溫散其表勿遽溫補其表此方用桂枝湯以解外而以當歸爲君者因厥陰主肝爲血室也肝苦急甘以緩之故倍加大棗猶小建中加飴糖法肝欲散當以辛散之細辛甚辛能通三陰之氣血外達於毫端比麻黃更猛可以散在表之嚴寒不用生姜不取其橫散也通草卽木通能通九竅而通關節用以開厥陰之闔而行氣於肝夫陰寒如此而仍用芍藥者須防相火之爲患也是方桂枝

得歸芍生血於營細辛同通草行氣於衛甘草得棗氣
血以和且緩中以調肝則營氣得至手太陰而脉自不
絕溫表以逐邪則衛氣行四末而手足自溫不須參朮
之補不用姜桂之燦此厥陰之四逆與太少不同治而
仍不失辛甘發散爲陽之理也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其
相火亦不足加吳萸之辛熱通達厥陰之藏生姜之辛
散滯氣於筋清酒以溫經絡筋脉不通弛則氣血如故
而四肢血溫脉息自至矣此又治厥陰內外兩傷於寒
之前也冷結膀胱而少腹滿痛手足厥人者宜之

小建中湯

桂枝
饴糖

芍藥

甘草

生姜

大棗

厥陰爲闔外傷於寒肝氣不舒熱鬱於下致傷中氣故製此方以主之凡六經外感未解者皆用桂枝湯解外如太陽誤下而陽邪下陷於太陰者桂枝湯倍加芍藥以瀉木邪之干脾也此肝火上逼於心脾於桂枝加芍藥湯中更加飴糖取酸苦以平肝藏之火辛甘以調脾家之急又資其穀氣以和中也此方安內攘外瀉中兼補故名曰建外症未除尚資姜桂以散表不全主中故稱曰小所謂中者有二一曰心中一曰腹中如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是厥陰之氣逆上冲於心也此心

中疼熱者稍輕而有虛實之別疼而熱者爲實當用苦
寒以瀉心火悸而煩者爲虛當用甘溫以保心氣是建
腹中之宮城也傷寒陽脉滿陰脉弦腹中急痛者是厥
陰之逆氣上侵脾胃也比饑不欲食食則吐虺者爲更
重而有形氣之別食即吐虺爲有形當用酸苦以安虺
腹中急痛爲無形當用辛寒以止痛是建腹中之都會
也世不明厥陰之爲病便不知仲景所以製建中之理
不知胆藏肝內則不明仲景先裏後表之法蓋與雖外
來而熱從中發必先厥陰之闔始得轉少陰之樞先平
歇陰陰脉之弦始得通少陽陽脉之滿此腹中痛者先

與小建中湯不差者繼用小柴胡湯之理也凡腹痛而
用芍藥者因相火爲患若因於虛寒者大非所宜故有
建中理中之別○或問腹痛旣與小建中溫之更用小
柴胡涼之先熱後寒仲景亦姑試之乎曰不差者但未
愈非更甚也先之以建中是解肌而發表止痛在芍藥
繼之以柴胡是補中以逐邪止痛在人参○按柴胡加
減法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其功倍於建中可知陽
脈仍瀉故用人參以助桂枝陰脈仍弦故用柴胡以助
芍藥若一服建中而卽差則不必人参之補亦不須柴
胡之散矣

茯苓甘草湯 桂枝 生姜 茯苓 甘草

此厥陰傷寒發散內邪之汗劑凡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後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此方本欲利水反取表藥爲裏症用故雖重用姜桂而以裏藥名方耳厥陰傷寒先熱者後必厥先熱時必消渴今厥而心下悸是下利之源斯時不熱不渴可知矣因消渴時飲水多心下之水氣不能入心爲汗畜而不消故四肢逆冷而心下悸也肺爲水母肺氣不化則水氣不行茯苓爲化氣之品故能清水之源然得猪苓澤瀉則行西方收除之令下輪膀胱而爲溺桂枝生姜則從辛入

肺使水氣通於肺以行營衛陰陽則外走肌表而爲汗
矣佐甘草以緩之汗出周身而厥自止水精四布而悸
自安以之治水者卽所以治厥也凡厥陰之渴在未汗
時太陽之渴在發汗後如傷寒心悸汗出而渴者是水
氣不行而津液又不足須小發汗以散水氣故用五苓
傷寒心悸無汗而不渴者津液未虧故可用此方大發
其汗五苓因小斲故少佐桂枝不用生姜用白朮者恐
水漬入脾也此用姜桂與茯苓等分而不用芍藥大棗
是大發其汗佐甘草者一以協辛發汗且恐水漬入胃
也厥陰厥而不利與見厥復利者因熱少而不能消水

承漬大昌故仲景言其症而未及治法與本方汗之則
利自止是下者舉之之義也木方爲汗家峻劑與麻黃
湯義異而奏捷則同因水氣在心下而不在皮毛故不
用麻黃悸而不喘故不用杏仁且外不熱而內不渴故
不用小青龍仲景化水發汗之劑不同如此

按傷寒汗出而濕是傷寒溫病分岐處大宜着眼要知
不惡寒反惡熱者卽是溫病有水氣而心下悸尙是傷
寒若無水氣則五苓煇熱卽溫病發火之藥矣

炙甘草湯

炙甘草 麥冬

人參 生薑

阿膠 大棗

麻仁 清酒

杜枝

厥陰傷寒則相火內鬱肝氣不舒血室乾涸以致營氣不調脉道滯滯而見代結之象如程郊倩所云此結者不能前而代替非陰盛也凡厥陰病則氣上冲心故心動悸此悸動因於脉代結而手足不厥非水氣爲患矣不得甘寒多液之品以滋陰而和陽則肝火不息而心血不生心不安其位則悸動不止脉不復其常則代結何以調故用生地爲君麥冬爲臣炙甘草爲佐大劑以峻補直陰開來學滋陰之一路也反以甘草名方者藉其載藥入心補離中之虛以安神明耳然大寒之劑無

火奉發陳蕃秀之機必須人參桂枝佐麥冬以通脉姜
棗佐甘草以和營膠麻佐地黃以補血此藥不使速下
清酒引之上行且生地麥冬得酒力而更

燒視散

男女交媾而病傳焉奇病也其授者始因傷寒而實種於慾火其受者因於慾火而實發於陰虛此陰陽易之病所由來也無惡寒發熱之表無胃實自利之症此因兩精相搏而當時卽發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者不同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而熱上冲胸氣少不得運故頭重不舉身體皆重邪中於陰故陰中拘攣冲任脉傷故少腹裏急精神散亂故日中生花動搖筋骨故膝脛拘急病出於腎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諒非金石所能愈仍須陰陽感召之理以救之

視襠者男女陰陽之衛衛乎外者自能清乎內感於無
形者治之以有形取其隱內燒而服之形氣相感小便
即利陰頭微腫濁陰走下竅而清陽出上竅慾火平而
諸症自息矣男服女女服男然更宜六味地黃湯合生
脉散治之

六經方餘論

既論製方之大法又分六經之方以論之亦云詳矣而定方不同之故更不可不辨也夫風寒暑濕之傷人六經各有所受而發見之脉不同或脉同而症異或脉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此經氣之有別也蓋六經分界如九州之風土人物雖相似而衣冠飲食言語性情之不同因風土而各殊則人身表裏之寒熱虛實亦皆因經氣而異矣如太陽一經寒熱互呈虛實遞見治之者當於表中顧裏故發表諸方往往兼用裏藥陽明之經主實熱治者當於實中防虛故製攻下諸方而又叮嚀其

不可輕用少陽之經氣主虛熱故立方涼解每用人參
太陰之經氣主虛寒故立方溫補不離姜附少陰之經
氣多虛寒故雖見表熱而用附子亦間有虛熱故亦有
滋陰之劑厥陰之經氣主實熱故雖手足厥冷脉微欲
絕而用姜附然此爲無形之實熱與陽明有形之實熱
經庭矣仲景製方因乎經氣內經審其陰陽以別剛柔
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氣血各守其鄉之理也所以
表裏攻補陰陽之品或同或異者亦因其經氣血之多
少而爲之定劑耳請再以表裏論之三陽主表而有裏
三陰主裏而無表河也太陽爲五藏之主以胸中爲裏

猶天子之明堂也。少陰爲裏猶君王之宮禁也。陽明爲六府之主。太陽中爲裏猶中州之都會萬物所歸也。太陰爲裏猶政事之府百職所由分也。少陽爲十一藏所決之主。故胸腹皆爲其裏而無定位。太陰爲裏猶運籌於帷幄也。治三陽者既顧心腹之裏又顧三陰之裏。所以陽經之方倍於陰經而陽者多少病有難易。所以陽明之方不及太陽少陽之方更少於陽明也。陰非無表症也。而謂其無表猶女子之庭戶。卽丈夫之堂。構女子出外之引導。卽丈夫之威儀。故少陰之一身盡熱無非太陽漸外之陽。太陰之四肢煩疼原是胃脘之

傷寒附錄 卷一 三焦
所發厥陰之厥而發熱疔非三焦胆中之氣也第不頭
痛項強胃家不實不口苦目眩定其爲陰經耳三陰之
表自三陽來所以三陰表劑仍用麻黃桂枝爲出路然
女子亦有婢妾所以太陰之芍藥少陰之附子厥陰之
當歸得互列於表劑之間並行而不悖此內經陰陽表
裏雌雄相輸應之義也嗟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
者始可與讀仲景之書也夫

麻黃升麻湯

麻黃 芍藥

升麻 天冬

黃芩 乾姜

知母 桂枝

石膏 當歸

茯苓

白朮

王竹

甘草

六經方中有不出於仲景者合於仲景則亦仲景而已
矣若此湯其大謬者也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
遲夫寸爲陽主上焦沉而遲是無陽矣沉爲在裏則不
當發汗遲爲藏寒則不當清火且下部脈不至手足厥
冷泄利不止是下焦之元陽已脫又咽喉不利吐膿血
是上焦之虛陽無依而將亡故擾亂也如用參附以回
陽而陽不可回故曰難治則仲景不立方治也明矣此
用麻黃升麻桂枝以散之彙集知母天冬黃芩芍藥石

膏等大寒之品以清之以治陽實之法治亡陽之症是速其陽之斃也安可望其汗出而愈哉用乾姜一味之溫苓朮甘歸之補取玉竹以代人参是猶攻金城高壘而用老弱之師也且用藥至十四味猶廣羅原野冀獲一兔與防風通聖等方同爲庸臣僥倖之符也謂東垣用藥多多益善者是不論脉病之合否而始爲妄談歟

牡蠣澤瀉散

牡蠣 針蟬 瓜 婁根

澤瀉

蜀漆

商陸 葶藶

大黃

叔和獨以傷寒立論故稱傷寒為太病既云大病則差後當用調補法矣如云勞復是因勞而復當補中益氣何得用蜀漆以吐之有宿食當消食利氣何以加大黃若腰已下有水氣當溫腎利水何得用商陸葶藶等峻利之劑豈仲景法乎且此等症候仲景方中自有治法如勞復可用桂枝人參新加湯宿食可用梔子厚朴湯腰下水氣可用猪苓五苓與桂枝去桂加苓朮等湯虛羸少氣用桂枝人參湯治陽虛炙甘草治陰虛由此觀之仲景未嘗無法未嘗缺方何須補續耶後人不分此

等方法。是叔和插入。故曰仲景只知治外感。不知治內傷。又曰。但取仲景法。不取仲景方。夫仲景之方。不足取。則仲景之法。亦非法矣。仲景每用參苓白朮甘草。以治外感。而反謂其不能治內傷。豈非以其治勞復食復。反用吐下法耶。仲景逆知後世。必有無知妄作。辭其篇意。壞其成法者。亦必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爲之發明者。故其自序曰。若世少仲景心而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叔和不能集仲景之法。於所集中。而反搜採於所集之外。故各承家技者。仍得混雜於其間。嗟乎。仲景因粗工之妄治。而設此種活方。層層活法。游以有餘。仲景之方。迢迢自得。只於

所集中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若更外取他方此仲景所
云崇飾其末忽其本也因叔和糾夾雜之源後人競立
論以爲貴至陶尚文則濫極矣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楊墨之道不想孔子之道不著諸家異端
之邪說不明岐伯仲景之一聖教不行故余不得不辨

傷寒附翼卷之下終